

# 从此，“莫里哀的语言”成为了法语的代名词

——纪念莫里哀诞辰400周年

官宝荣

## 观点提要

短短15年间，莫里哀就为人类留下了30多部喜剧佳作。只不过，命运注定他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，而“《伪君子》之战”堪称其人生中最长、最激烈、也是最具历史意义的一场激战！直至今日，这出戏都还是“莫里哀之家”——法兰西喜剧院的看家宝。

今年是莫里哀诞辰四百周年，全世界纷纷纪念，法国更是早在一月就以两大活动拉开了序幕：一是在凡尔赛宫举办专题展览，二是在其生日这天由法兰西喜剧院上演其代表作《伪君子》。与此同时，法国电台、电视台各种节目不断，纪念活动可谓高潮迭起，形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“莫里哀之年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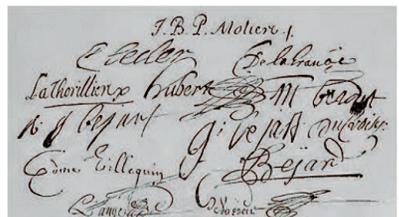
而在这些活动当中，由比利时导演凡·豪夫执导的《伪君子》无疑最吸引眼球。凡·豪夫是当今欧洲叱咤风云的大导演之一，但这次人们的关注焦点却更多地放在了剧本之上，盖因上演的并非大家熟悉的那个五幕喜剧，而是经多年“文学考古”后还原出来的第一稿，即1664年5月12日莫里哀在新落成的凡尔赛宫花园里上演的三幕笑剧。

这项“考古”是由巴黎第三大学的F·福莱斯特耶教授完成的。当年，由莫里哀亲自登场的这场首演十分成功，不幸的是次日竟被国王路易十四下令禁演。而更令人遗憾的是，这部三幕原作竟就此神秘消失。因此，此番上演具有非凡的意义，它既是对莫里哀的致敬，也是对原作的敬畏，更是对历史的尊重。

## 首演就踩雷，全因男主角

今当代观众耳熟能详的五幕大戏《伪君子》，其实是剧作家几易其稿的第三个版本，起初是一个三幕剧。在一般人看来，三幕与五幕也就两幕之差。其实，无论是从戏剧体裁的角度还是从剧本内容或审美效果的角度来看，两者的差别又何止千里？要知道，莫里哀的初衷原本十分简单，亦即成为宫廷“娱乐总监”的职责而已，更具体的说只是为美轮美奂的凡尔赛宫落成锦上添花，创作一部应景小戏而已。17世纪的法国戏剧也有“鄙视链”：一部戏的高下首先在于形式，譬如诗剧高于散文剧，悲剧高于喜剧，喜剧高于笑剧，五幕剧高于三幕剧……《伪君子》既然只是应景，创作时间又紧张，自然就没考虑要写五幕。不是莫里哀没这能力，他早在之前两年，就凭五幕诗剧《太太学堂》脱颖而出，不仅就此提升了法国喜剧的地位，也让自己坐稳了法国喜剧的头把交椅。然而，莫里哀怎么也没有想到，这么一部应景笑剧竟然遭此厄运。可以肯定的是，三幕剧不至于遭到禁演，笑剧也肯定不会。至于主题嘛，揭露伪善、讽刺宗教的意识，自文艺复兴以来早就不再被视为禁忌。那么，莫里哀究竟在哪里踩雷了呢？

答案就在主人公——这个顶着“良心导师”名头的假信士达尔杜弗身上。莫里哀作为一位现实主义戏剧家，从来都是从“自然”——亦即社会现实出发，从《太太学堂》到《伪君子》，无不是反映生活的风俗喜剧。那时的法国，社会正



▲莫里哀及其剧团演员的签字(1670年)

▲直至今日，《伪君子》都还是“莫里哀之家”——法兰西喜剧院的看家宝。图为《伪君子》话剧剧照



▲今年是莫里哀诞辰四百周年，全世界纷纷纪念，而在这些活动当中，由比利时导演凡·豪夫执导的《伪君子》无疑最吸引眼球。因为上演的并非大家熟悉的那个五幕喜剧，而是经多年“文学考古”后还原出来的第一稿，即1664年5月12日莫里哀在新落成的凡尔赛宫花园里上演的三幕笑剧。图为凡·豪夫执导的《伪君子》剧照

▲莫里哀的肖像

处于转型阶段，一方面贵族势力日薄西山，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的力量不断上升，此消彼长之中，类似达尔杜弗这类破落贵族骗子层出不穷。他们往往像“叫化子”一般“穷得鞋也没有，全身的衣服就值六个铜钱”，走投无路之际便动起了歪念，利用新富们荷包鼓鼓、心灵空空又亟待慰藉的需要，纷纷将自己扮成“良心导师”骗吃又骗喝，甚至骗财还骗色。面对这样一出现实主义笑剧，绝大多数观众都会一笑了之。这不，就连虔诚的教徒“太阳王”路易十四事前听取汇报时也并不反对，首演时甚至还曾哈哈大笑，谁会想到第二天说变就变！

国王变脸实属无奈，其实更多的不得已是为了服从母亲大人的意志。而他母后之所以不肯放过这出小戏，乃是受到了强大的“圣体会”教派的压力。当这派信徒发现莫里哀笔下的恶棍竟然披着“良心导师”的外衣时，不禁怒火中烧。让他们最为恐惧的是，眼前这个骗子不仅穿着和他们一样的教服，而且说着跟他们一样的言辞，举手投足之间实在无法不令人联想到“圣体会”成员，于是便不惜动用一切资源与手段施压于国王，而离不开教会支持的路易十四只好怂恿，留下无尽的无奈给了莫里哀。

不过，莫里哀并没有因此屈服。他从来就是一条不屈的汉子，这位本名为让-巴蒂斯特·波克兰的“戏子”打小出身于富裕家庭，父亲是服务于宫廷的“王室侍从”室内装饰商，因为珍惜这份体面的职业，所以早早有了让长子继承家业的打算。谁料自幼跟着外公在巴黎新桥附近看戏太多的让-巴蒂斯特不答应，而是慷慨地将“封号”送给了弟弟，自己则毅然决然地投身于戏剧。这在当时可是一门为社会所不耻、更为宗教所不容的贱业。雪上加霜的是，他的戏剧之路起步就陷入了困境，很快他因债台高筑被投进了监狱！父亲念及亲情将儿子赎回，原指望他能回心转意，谁知他索性和心爱的女演员一起远走高飞，并就此以艺名“莫里哀”行走天下！经过十多年在外省的跌摸滚爬，他羽翼丰满之后终于重新回到首都，很快就在强手如林的巴黎站稳了脚跟。短短15年间，莫里哀就为人类留下了30多部喜剧佳作。只不过，命运注定他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，而“《伪君子》之战”堪称其人生中最长、最激烈、也是最具历史意义的一场激战！

宫廷不让演，就到其他王府演；巴黎不能演，就到外省去演；不让正式公演，那就私下朗读给人听。总之，莫里哀利用一切机会，争取同情，扩大影响，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斗志和旺盛的创造力。在与宗教、与王权抗争的同时，他先后创作了《唐璜》《吝嗇鬼》等传世名作，并不断地修改《伪君子》，不断地向国王陈情。1667年8月5日，他瞅准王太后过世，“圣体会”失去靠山的同时，他二版剧本搬上了王宫剧院的舞台。为了防止信士们再次捣乱，莫里哀不仅把剧名和

人名改了，还让“叫化子”摇身变为“上等人”；更大的改变则在形象：短头发改成了长头发，大毡帽变成了小毡帽，黑色衣服添上了花边，腰间还增佩了一把宝剑，身上也不再披长斗篷……然而，他还是低估了“圣体会”的能量。此次演出的结果与三年前一样，第二天就被巴黎高等法院院长和天主教主教双双宣布禁演。莫里哀只得再次忍耐，同时继续修改剧本。1669年，他终于等到了转机：教皇颁布“宗教和平”敕令，“圣体会”已是强弩之末。解禁之后的三幕笑剧破茧成蝶，脱胎成为一部堪称古典主义喜剧典范的五幕大戏。演出取得了空前的成功，连续上演达28场之久，票房更是打破了纪录！

直至今日，这出戏都还是“莫里哀之家”——法兰西喜剧院的看家宝。只不过，此次抗争代价不小，莫里哀身心因此大受损害。四年后，他在一次演出《心病者》时咳血不止，被送回家后很快过世，仅仅只活了五十出头。在他身后，对他恨之人骨的教会不仅不给他施行最后的圣礼，甚至连应有的葬礼和墓地都不给他，家人只得在夜晚偷偷埋葬了他，这还是莫里哀的妻子从国王那里恳求来的恩准。

## 《伪君子》与《哈姆雷特》一起构成了世界戏剧史上两个最伟大的开场

在今人看来，《伪君子》的故事并不复杂，说的是破落贵族达尔杜弗为了生

计，扮成虔诚信徒在教堂伺机表演，富商奥尔贡将其领回家中。由于此人骗术十分了得，富商及其母亲很快就对他俯首帖耳。为笼统这个“良心导师”，富商甚至决定把女儿嫁给他，导致家人群起反对，并通过后母艾耳维尔与之两次密会，将其真实面目揭露于光天化日之下。

与当初的三幕笑剧相比，五幕喜剧有哪些不同呢？其最主要的是增加了第二幕。在这一幕中新增了一条情节和两个人物——女儿玛丽雅娜与情人瓦莱尔的恋爱线。有人会说，这一加不就打破了三一律中的“情节一律”了吗？殊不知这是国人的误会，所谓“情节一律”，并非指单一情节，而是一出戏只有一条主导情节。不像莎士比亚戏剧那样存在两条甚至多条并行的情况。《伪君子》中玛丽雅娜的爱情线并不独立，而是从属于揭露骗子行径的主线，且两条线紧紧相扣：奥尔贡因为崇拜达尔杜弗决定把女儿嫁给他人，导致两个青年产生误会与冲突；而正是为了解决这一矛盾，才有后母诱骗妻子并揭露骗子的两个核心场面的登场。可以说，正是有了这条恋爱的辅线，才使主线发展显得更为合理，全剧内容更为丰富，骗子性格更为饱满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不少人都认为最后两幕是剧作者后加上去的，真实的情况，经过福莱斯特耶教授多年辛苦地去做“基因比对”后发现其实并非如此。

第二幕之外，第五幕也是后来所加。三幕剧以骗子面目暴露告终，蜕变成五幕剧，莫里哀新增加了两个“激变”场面：一个明的，即第三幕奥尔贡决定立即嫁女、剥夺儿子的继承权并将之赠给伪君子；一个暗的，即第四幕达尔杜弗彻底暴露之后，挟奥尔贡委托他保管的匣子到国王面前告状，原来里面藏着奥尔贡的一位朋友谋反国王的密件。冲突至此变得尤其复杂：伪君子一边让法院派人来驱逐奥尔贡一家人，一边恶人先告状，要在政治上置其于死地。然而，这样的写法又是一把双刃剑，在增加了戏剧性的同时，也使得莫里哀难以结尾，于是不得不搬出“英明国王”，一如古希腊戏剧家依靠“机器降神”来解决难题。虽有狗尾续貂之嫌，实际上却一箭双雕，既解决了矛盾，更讨好了路易十四。不过，最终整个剧作依旧可以称得上是瑕不掩瑜，全剧结构依旧无可挑剔，难怪李健吾赞之为“目的性明确，结构像水晶体一样，坚固而又透明”。

和莎士比亚有所相似的是，莫里哀也是一位从舞台实践出发的剧作家。这与他自幼在巴黎民间喜剧的氛围中成长，从艺后始终在舞台上跌摸滚爬有直接的关系。作为一位编导演三位一体的天才喜剧家，他的每部戏都具有一般书籍作家所缺乏的节奏与张力。《伪君子》情节环环相扣，时间和地点也都符合三一律：全剧从上午开始，经过一天一夜惊心动魄的冲突，于次日清晨结束；地点则始终发生在奥尔贡府邸，能做到这些无疑与莫里哀长时间深厚的舞台实践功底密不可分。

除此之外，莫里哀丰富的演剧和写作经验还体现在场面安排、人物刻画等各个方面。就核心场面来看，最令世人称赞的乃是全剧的开场。大文豪歌德认

为《伪君子》与《哈姆雷特》一起构成了世界戏剧史上两个最伟大的开场。在歌德看来，该剧“从一开始，就句句富有意义，吸引我们注目更重要的事情。莱辛的《米娜》的开场已不错了，可是像《伪君子》那样开场，世上只有一次。”像它这样开场的，是现存最伟大和最好的开场了”。确实，莫里哀在剧的开头十分巧妙地设计了一个家人吵架的场面：奥尔贡责母亲白尔奈耳太太因看不惯儿媳、孙辈和女仆不像自己和儿子那样尊崇“良心导师”，怒气冲冲地决定离开，于一众人纷纷前来劝阻，给了老太太一一数落的机会，场面极其生动。通过老太太的嘴，我们了解到年轻貌美的艾耳维尔爱打扮、好排场；孙子达密斯就是个“傻”；孙女玛丽雅娜如“死水”一般坏；最令她头疼的则是不把自己和儿子放在眼里的女仆道丽娜……整个开场在唇枪舌战中推进，两大阵营泾渭分明，不仅令在场的人物个个性格彰显，甚至还还没出场的伪君子与奥尔贡也令人印象深刻，骗子强大的气场此时已笼罩着整个舞台，让人焦急无比地期盼着他的出场……

## “我用尽了一切艺术手法和可能的全部小心”

奥尔贡很快登场，而达尔杜弗的亮相却被莫里哀延宕了整整两幕！莫里哀之笔就是如此奇妙，可以叫这个把主人家庭搅成一锅粥的主人公千呼万唤不出来：眼看着一幕过去了，不见他；第二幕又过去了，还是没有他；直到第三幕第二场，他才终于在观众们望眼欲穿的情绪里登场。对此，莫里哀解释说：“我用尽了一切艺术手法和可能的全部小心，以便把伪君子人物和真正的信士人物区别开来。为此，我整整用了两幕的时长来准备我的恶棍上场。”这话没有说错，却也没有说全，更何况它写于1669年剧本付印之际。真相是，如果去掉“加塞”进来的第二幕，恶棍其实也是在第二幕上场，完全符合古典主义戏剧的标准。换句话说，达尔杜弗的姗姗来迟并非莫里哀蓄意为之，而是禁演带来的结果，可谓歪打正着！

我们不妨进一步看一看这个人。莫里哀有“静观人”之称，在于他不仅善于观察社会，更善于观察周围的每个人。和莎士比亚不谋而合的是，他写戏也常常是为剧团演员量身定制。扮演伪君子的演员原本身材肥硕，正是女仆道丽娜口中“又粗又胖，脸蛋子透亮，嘴红红的”的样子，完全是演员真实的写照。伪君子名叫“达尔杜弗”，也不是莫里哀的发明，而是来自意大利，原意就是“欺骗”“伪装”等。该词本为阴性，但由于莫里哀赋予人物的性格实在鲜明，竟使它由阴性转为阳性，自1690年起，它的词义就被定为“假信士和伪君子”，同时注明是来自莫氏喜剧，可见《伪君子》在当时影响有多大。

不过，若要看清这个骗子的性格，对照“冤大头”奥尔贡可事半功倍。此公就像一面镜子，从他失去常情的一言一行

之中，能反射出达尔杜弗是如何地行骗有术。他在教堂门前选在奥尔贡路过之际，将乞讨来的钱财当着他人面分给穷人，令富商感动不已，并自此逐渐丧失了理性甚至人性，竟然表示可以“眼看着兄弟、儿女、母亲和太太一个个死掉，全不在乎”。当他决意要牺牲女儿的幸福时，当他在达密斯揭开真相后却坚信骗子时，当他宣布剥夺儿子继承权并转交给妻子时，当他执意要骗子和自己妻子往来时，我们一次次地在他身上领教到伪君子的高明骗术，也一次次地赞叹到剧作家的手笔。然而，莫里哀不愧为戏剧大师，他还有更厉害的杀手锏，且一招胜于招。达尔杜弗首次亮相时，那又是怎样的起手式？他在发现女仆后，立马转身大声吆喝仆从，佯装自己刚刚刚修完毕。可接下来的一个小小的动作却无情地揭穿了他的虚伪面目：见女仆穿着暴露，他竟掏出手帕要把她胸脯盖住：“我看不下去：像这样的情形，败坏人心，引起有罪的思想。”心直口快的道丽娜立马就是一顿奚落，使得他体无完肤。这个场面早已载入世界喜剧史册，至今无人超越。

达尔杜弗与艾耳维尔的两次会面是那么的经典：第一次彻底撕下了骗子的伪装，第二次则让糊涂虫终于醒过来。莫里哀两处都运用了最为拿手的闹剧手法：藏身与偷听。达尔杜弗第一次与艾耳维尔会面时，儿子达密斯就躲在隔壁偷听，气氛因此顿时紧张起来。达尔杜弗一边说着半是世俗半是宗教的动人情话，一边放肆地去捏她的指尖，把手放到她的膝盖上，椅子也越挪越近……达密斯终于忍不住跳了出来！情节至此，谁都以为骗子必“死”无疑。谁知莫里哀竟在此安排了一个“反转”，骗子迅速转危为安，甚至反败为胜！第二次会面更精彩，这一次剧作家干脆放上一张桌子，让奥尔贡躲在桌下，戏剧张力大大增强。当骗子要求垂涎已久的心神女神立即兑现“好处”时，丈夫虽听见了妻子求助的咳嗽声，但就是迟迟不肯出来。此时场上的气氛之紧张、场下的反应之热烈可想而知。每到这里，观众都会情不自禁地为莫里哀高超的喜剧艺术击节叫好。更为重要的是，莫里哀并不是一个炫技派，他使用的每个技巧手段都是刻画人物、揭示主题服务的。达尔杜弗这个骗子的形象塑造得如此成功，以至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把他看作是“全人类伪君子的总和”，可以说作品是因为这个人物而具有了无比强大的生命力！

《伪君子》被译成各国语言之后，达尔杜弗所到之处无不是作为骗子和伪君子的代名词被收入词典。可以说，法国文学在雨果之前，莫里哀的影响无人能敌，意大利的哥尔多尼、英国的谢立丹、丹麦的霍尔堡、俄罗斯的果戈理等喜剧家都是他的学生，创作中或多或少都带有模仿的成分在。自19世纪起，骄傲的法国人将自己的语言冠上了他的大名，“莫里哀的语言”从此成了“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”——法语的代名词。

(作者为上海戏剧学院教授、法兰西共和国文学与艺术骑士)